

文白对照全译

資治通鑑

廿八

北京
出版

3
3
编

K204.3/0167

1342438

资治通鉴

——文白对照全译本

(第二十八册)

重庆师范大学
学前教育学院
图书馆

K204.3

0167

重庆师大图书馆



CS1518861

目 录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五

- 后晋纪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，尽柔兆敦牂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224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六

- 后汉纪一 起强圉协洽正月，尽四月，不满一年。 (8250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七

- 后汉纪二 起强圉协洽五月，尽著雍 滩二月，
不满一年。 (8276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八

- 后汉纪三 起著雍 君滩三月，尽屠维作噩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302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九

- 后汉纪四 上章阉茂，一年。 (8329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卷

- 后周纪一 起重光大渊献，尽玄默困敦八月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356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

- 后周纪二 起玄默困敦九月，尽闾逢摄提格四月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385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

- 后周纪三 起闾逢摄提格五月，尽柔兆执徐二月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414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三

后周纪四 起柔兆执徐三月，尽强圉大荒落，
凡一年有奇。 (8440)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

后周纪五 起著雍敦牂，尽屠维协洽，凡二年。 (8467)

职官名词解释 (8493)

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五

后晋纪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，尽柔兆敦牂，凡一年有奇。

齐 王 下

开运二年 八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寅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和凝罢守本官。加枢密使、户部尚书冯玉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委之。

帝自阳城之捷，谓天下无虞，骄侈益甚。四方贡献珍奇，皆归内府。多造器玩，广宫室，崇饰后庭，近朝莫之及。作织锦楼以织地衣，用织工数百，期年乃成。又赏赐优伶无度。桑维翰谏曰：“向者陛下亲御胡寇，战士重伤者，赏不过帛数端。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，往往赐束帛、万钱、锦袍、银带，彼战士见之，能不失望，曰：‘我曹冒白刃，绝筋折骨，曾不如一谈一笑之

后晋齐王开运二年（公元945年），八月，甲子朔（初一），出现日食。

丙寅（初三），后晋出帝石重贵免去和凝所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之职，保留右仆射原官；枢密使、户部尚书冯玉加官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朝事无论大小全部交由冯玉全权处理。

出帝自从阳城获胜，以为天下太平，更加骄横奢侈。各地进贡献上的奇珍异宝，一律归入内府；大量制造器具玩物，扩建宫室，装饰后宫，近来各朝望尘莫及。建造织锦楼来编织地毯，征用数百名织工，一年才完工；出帝又毫无节制地赏赐为他歌舞戏谑的艺人。大臣桑维翰劝谏道：“过去陛下亲自领兵抗击胡人的进攻，战士受重伤的，也不过赏给数端布帛而已；如今艺人一谈一笑合您的心意，就常常赏给十端布帛、上万钱币，还有锦袍、银带。这些若让那些战士看见，怎么不抱怨？他们会说：‘我们冒着刀锋剑刃，断筋折骨，竟不如人家一谈一笑的功劳大呵！’这样下

功乎!’如此,则士卒解体,陛下谁与卫社稷乎!”帝不听。

冯玉每善承迎帝意。由是益有宠。尝有疾在家,帝谓诸宰相曰:“自刺史以上,俟冯玉出乃得除。”其倚任如此。玉乘势弄权,四方赂遗,辐辏其门。由是朝政益坏。

唐兵围建州既久,建人离心。或谓董思安:“盍早择去就?”思安曰:“吾世事王氏,危而叛之,天下其谁容我!”众感其言,无叛者。

丁亥,唐先锋桥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,遂克建州,闽主延政降。王忠顺战死,董思安整众奔泉州。

初,唐兵之来,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,争伐木开道以迎之。及破建州,纵兵大掠,焚宫室庐舍俱尽。是夕,寒雨,冻死者相枕,建人失望。唐主以其有功,皆不问。

汉主杀韶王弘雅。

九月,许文稹以汀州,王继勋以泉州,王继成以漳州,皆降于唐。唐置永安军于建州。

丙申,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

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

去,军队就将土崩瓦解,陛下还靠谁来保卫国家呢?”出帝没有听取。

冯玉经常善于迎合出帝的心意,因此越发得到宠信。有一次他在家养病,没有人朝,出帝跟各宰相说:“自刺史以上的官职,要等冯玉病好入朝,才能任用。”对他竟这样信任、重用。冯玉仗势玩弄权柄,各地争相贿赂馈赠,门前车马络绎不绝,由此朝政日益败坏。

南唐军队围困建州长时间,建州城中人心涣散。有人对守城将领董思安说:“要及早选择自己的去向呵。”董思安说:“我世代侍奉王家,至危难之际背叛他,天下谁还能容我!”众人感佩他的话,竟无一人背叛。

丁亥(二十四日),南唐军先锋桥道使上元人王建封率先登城,于是攻陷建州,闽主王延政投降。将领王忠顺战死,董思安收拾残部投奔泉州。

以前,南唐军队开来时,建州百姓因苦于闽主王延政的昏乱和杨思恭的横征暴敛,争先砍伐树木开辟道路来迎接南唐军队。等南唐军队攻下建州后,竟纵兵大肆抢掠,将王氏宫殿和百姓房屋统统放火烧光。当天傍晚寒雨纷飞,冻死的人多得相互枕藉。建州百姓大失所望。而南唐主李璟却因其将领破城有功,对这些都不过问。

南汉王刘晟杀其弟韶王刘弘雅。

九月,许文稹率汀州、王继勋率泉州、王继成率漳州,向南唐归降。南唐在建州设置永安军。

丙申(初三),后晋出帝命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

殿中监王钦祚暂主管恒州事务。正值军

事。会乏军储，诏钦祚括余民粟。杜威有粟十余万斛在恒州，钦祚举籍以闻。威大怒，表称：“臣有何罪，钦祚籍没臣粟！”朝廷为之召钦祚还，仍厚赐威以慰安之。

戊申，置威信军于曹州。

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。

乙卯，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。

汉主杀刘思潮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廷。以左仆射王翻尝与高祖谋立弘昌，出为英州刺史，未至，赐死。内外皆惧不自保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置镇安军于陈州。

唐元敬宋太后殂。

王延政至金陵，唐主以为羽林大将军。杨思恭以谢建人。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。崇文治以宽简，建人遂安。

初，高丽王建用兵吞并邻国，颇强大，因胡僧祿𣎵言于高祖曰：“勃海，我昏姻也，其王为契丹所虏，请与朝廷共击取之。”高祖不报。及帝与契丹为仇，祿𣎵复言之。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。会建卒，子武自称权知国事，上表告丧。十一月，戊戌，以武为大义军使、高丽

粮储备缺乏，朝廷命他搜刮买进民间粮食。杜威有十几万斛粮食存在恒州，王钦祚将其都抄没，奏报朝廷。杜威闻知很生气，上书声称“臣有何罪？王钦祚竟抄没我的粮食！”朝廷因此将王钦祚从恒州召回，并重赏杜威以示抚慰。

戊申（十五日），在曹州设置威信军。

派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守卫澶州。

乙卯（二十二日），派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守卫恒州。

南汉主刘晟杀刘思潮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廷。因左仆射王翻曾与高祖刘葵策划立越王弘昌为主，贬为英州刺史，人还未曾到英州，又命赐死。内外大臣都人人自危，担心不能保全性命。

冬季，十月癸巳（三十日），在陈州设置镇安军。

南唐元敬宋太后去世。

闽主王延政到达金陵，南唐主李璟任命他为羽林大将军。将杨思恭杀头以平建州的民愤。任命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。王崇文为政宽宏、简约，建州百姓于是安定。

起初，高丽王王建发兵吞并灭亡邻国，很强大，胡人僧侣祿𣎵因而对后晋高祖石敬瑭说：“勃海是我国的姻亲，它的国王被契丹所俘虏，希望与朝廷一起攻取契丹。”高祖未予答复。待后晋出帝和契丹结仇之后，祿𣎵又提起这件事。后晋出帝想让高丽骚扰契丹的东边，以分散契丹的兵力。正在此时，高丽王王建去世了，他的儿子王武自称代理主持国家事务，并向后晋奉上表章报丧。十一月，戊戌（初五），后晋任命王武为大义军

王，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，谕指使击契丹。仁遇至其国，见其兵极弱，向者秣啰之言，特建为夸诞耳，实不敢与契丹为敌。仁遇还，武更以它故为解。

乙卯，吴越王弘佐诛内都监使杜昭达，己未，诛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璠。

昭达，建徽子孙也，与璠皆好货。钱塘富人程昭悦以货结二人，得侍弘佐左右。昭悦为人狡谄，王悦之，宠待逾于旧将，璠不能平。昭悦知之，诣璠顿首谢罪，璠责让久之，乃曰：“吾始者决欲杀汝，今既悔过，吾亦释然。”昭悦惧，谋去璠。

璠专而愎，国人恶之者众，王亦恶之。昭悦欲出璠于外，恐璠觉之，私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：“今欲除公及璠各为本州，使璠不疑，可乎？”进思许之，乃以璠为明州刺史，进思为湖州刺史。璠怒曰：“出我于外，是弃我也。”进思曰：“老兵得大州，幸矣，不行何为！”璠乃受命。既而复以它故留进思。

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母，杜昭达之姑也。昭悦因璠、昭达谋奉仁俊作乱，下狱锻炼成之。璠、昭达既诛，夺仁俊官，幽于东府。于是昭悦

使、高丽王，派通事舍人郭仁遇出使高丽，传达旨意让高丽攻击契丹。郭仁遇来到高丽，发现它的兵力极为衰弱，以前秣啰所说的话，只是王建夸海口而已，高丽实际不敢和契丹为敌。郭仁遇返回，高丽王王武又以其他理由作解释。

乙卯（二十二日），吴越王钱弘佐斩杀内都监使杜昭达；己未（二十六日），斩杀内牙上统军使、明州刺史阚璠。

杜昭达是杜建徽的孙子，和阚璠都贪财。钱塘的富人程昭悦用钱财和二人交结，于是得以在吴越王的身边侍奉。程昭悦为人狡猾，善谄媚，吴越王喜爱他，对他的宠信厚待超过老将，阚璠对此愤愤不平。程昭悦知道后，就去向阚璠磕头认错，阚璠责骂他很久，才说：“我在开始时决意要杀你；如今你已经悔过，我也就不放在心上啦。”程昭悦畏惧，谋划除掉阚璠。

阚璠为人专横跋扈、刚愎自用，国人憎恶他的很多。程昭悦想把阚璠打发出去作地方官，又怕他察觉，暗地对右统军使胡进思说：“现在想任命你和阚璠各回家乡作官，使阚璠不生疑心，可以吧？”胡进思同意了。便任命阚璠为明州刺史，胡进思为湖州刺史。阚璠大怒道：“迁我到外地作官，是舍弃我！”胡进思劝他说：“老兵得个大州，也算幸运了，不去干什么呢！”阚璠才接受了调命。不久，程昭悦又用其他理由把胡进思留在京城。

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的母亲，是杜昭达的姑母。程昭悦因而诬陷阚璠、杜昭达合谋拥奉钱仁俊共同叛乱，把他们抓到狱中罗织罪名而定罪。阚璠、杜昭达被杀后，又罢免了钱仁俊的官，交将他囚禁在东府。于

治闾、杜之党，凡权位与自己，意所忌者，诛放百余人，国人畏之侧目。胡进思重厚寡言，昭悦以为慧，故独存之。

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，使证仁俊之罪，拷掠备至。温其坚守不屈。弘佐嘉之，擢为国官。温其，衢州人也。

十二月，乙丑，加吴越王弘佐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

辛未，以前中书舍人广晋殷鹏为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。鹏，冯玉之党也；朝廷每有迁除，玉皆与鹏议之。由是请谒赂遗，充满其门。

初，帝疾未平，会正旦，枢密使、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，因问：“皇弟睿近读书否？”帝闻之，以告冯玉，玉因谗维翰有废立之志。帝疑之。

李守贞素恶维翰，冯玉、李彦韬与守贞合谋排之，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，共荐以代维翰。丁亥，罢维翰政事，为开封尹。以莹为中书令，李崧为枢密使、守侍中。维翰遂称足疾，希复朝谒，杜绝宾客。

或谓冯玉曰：“桑公元老，今既解其枢务，纵不留之相位，犹当优以大藩，奈何使之

是程昭悦大抓闾璠和杜昭达的党羽，凡是权力、官位和他相等的、他心里有所顾忌的，被杀、被流放有一百多人，国中人畏惧他而不敢正视。胡进思厚道寡言，程昭悦以为他憨厚，所以只留下他。

程昭悦捉到钱仁俊原手下官吏慎温其，让他出具伪证证明钱仁俊的罪过，百般拷打他；可是慎温其坚贞自守，毫不屈服；钱弘佐赞许他，提拔他为国家官员。慎温其是衢州人。

十二月，乙丑（初三），后晋朝廷加任吴越王钱弘佐为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

辛未（初九），任命前中书舍人广晋人阴鹏为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。阴鹏是冯玉的党羽，朝廷每有官员任免升降，冯玉都与阴鹏商议，因此前去求见、进行贿赂的人挤满了家门。

以前，后晋出帝的病情还未平复，恰值正月初一，早晨，枢密使、中书令桑维翰派女仆入宫向太后问安，便征询：“皇弟睿近来读书吗？”出帝听到，告诉冯玉，冯玉于是诬陷桑维翰有废出帝、立石重睿的二心；出帝听后便对桑维翰产生怀疑。

李守贞一直憎恶桑维翰，冯玉、李彦韬和李守贞合谋排挤桑维翰；因中书令代理开封府尹赵莹为人软弱易于控制，他们共同荐举他取代桑维翰。丁亥（二十五日），削掉桑维翰朝中的职务，叫他作开封尹；任命赵莹为中书令，李崧为枢密使兼侍中。桑维翰于是称脚有病，很少再入朝谒见，并且谢绝宾客。

有人对冯玉说：“桑公是开国元老，如今已经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，即使不能留在宰相的职位上，也应当优待他任大藩镇的长官，

尹京，亲猥细之务乎？”玉曰：“恐其反耳。”曰：“儒生安能反？”玉曰：“纵不自反，恐其教人耳。”

楚湘阴处士戴偃，为诗多讥刺，楚王希范囚之。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切谏，希范削其官爵。

唐齐王景达府属谢仲宣向于景达曰：“宋齐丘，先帝布衣之交，今弃之草莱，不厌众心。”景达为之言于唐主曰：“齐丘宿望，勿用可也，何必弃之以名为名！”唐主乃使景达自至青阳召之。

三年春，正月，以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，但奉朝请，不预政事。以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与中书侍郎冯延巳皆同平章事。建勋练习吏事，而懦怯少断。延巳工文辞，而狡倖，喜大言，多树朋党。水部郎中高越，上书指延巳兄弟过恶，唐主怒，贬越蕲州司士。

初，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，以翰林学士、给事中常梦锡领之，专典机密，与中书侍郎严续皆忠直无私。唐主谓梦锡曰：“大臣惟严续中立，然无才，恐不胜其党，卿宜左右之。”未几，梦锡罢宣政院，续亦出为池州观察使。梦锡于

怎能用他作开封尹，亲自去干那些闲杂琐碎的事务呢？”冯玉说：“恐他造反。”那人说道：“他一个读书的儒生怎能造反！”冯玉说：“即使他自己不出头造反，也怕他会教唆别人造反！”

楚国湘阴的隐士戴偃作诗多有讥讽朝廷的意思，楚王马希范将他囚禁起来；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恳切劝谏，马希范却罢免了他的官职爵位。

南唐齐王李景达的府僚谢仲宣向李景达进言道：“宋齐丘是先帝贫微时的老朋友，如今被舍弃在山野，此事难服众心。”李景达为此对南唐主李璟说：“宋齐丘是老成望重的人，不用他也便罢了，何必以舍弃而让他成名！”南唐主于是让李景达亲自到青阳召他。

三年（公元946年），春季，正月，南唐主任命宋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，可只奉朝会请召，并不参预政务大事。任命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与中书侍郎冯延巳都为同平章事。李建勋练达谄习官吏事务，可为人懦弱胆小，少决断；冯延巳擅长文章辞藻，但为人狡猾，善于谄媚，爱好说大话，多结纳党羽。水部郎中高越上书指责冯延巳兄弟作恶多端。南唐主发怒，贬谪高越为蕲州司士。

以前，南唐主在宫禁中设置了宣政院，任命翰林学士、给事中常梦锡主管，专处理国家机要事务，他与中书侍郎严续，都是忠诚正直无私的大臣。南唐主曾经对常梦锡说：“大臣里只有严续保持中立，但是缺乏才能，恐怕不能抵住朝中的朋党，爱卿应从旁帮助他。”不久，常梦锡被罢免了宣政院的职务，严续也被放到外地作了池州观察使。常梦锡

是移疾纵酒，不复预朝廷事。续，可求之子也。

二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，更历十镇，所至贪暴，家赀为诸帅之最。帝利其富，三月，庚申，为皇子镇定节度使延煦娶其女。在礼自费缗钱十万，县官之费，数倍过之。延煦及弟延宝，皆高祖诸孙，帝养以为子。

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书修好于威武节度使李弘义。弘义以泉州故隶威武军，怒其抗礼，夏，四月，遣弟弘通将兵万人伐之。

初，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，留党项酋长拓跋彦超于州下，故诸部不敢为寇，及将罢镇而纵之。

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晖镇朔方，不存抚羌、胡，以中国法绳之。羌、胡怨怒，皆叛，竞为寇钞。拓跋彦超、石存、也厮褒三族，共攻灵州，杀令温弟令周。戊午，令温上表告急。

泉州都都指挥使留从效谓刺史王继勋曰：“李弘通兵势甚盛，士卒以使君赏罚不当，莫肯力战，使君宜避位自省！”乃废继勋归私第，代领军府

于是上书称病，每日在家饮酒，不再参预朝廷的事。严续是严可求的儿子。

二月，壬戌朔（初一），出现日食。

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，曾经历任十个藩镇的节度使，所到之处贪婪残暴，所积家财在各镇将帅中是最多的。后晋出帝贪图他的富足，三月，庚申（二十九日）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娶他的女儿。为办这件事，赵在礼自己花费了十万缗钱财，官府花费多出好几倍。石延煦与弟弟石延宝，都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孙子，后晋出帝收为自己的养子。

南唐泉州刺史王继勋写信给威武节度使李弘义，愿两相修好。李弘义以为泉州原隶属于威武军，因王继勋致信用对等礼仪而大怒。夏季，四月，派弟弟李弘通带兵一万人前去讨伐。

最初，朔方节度使冯晖驻扎在灵州，并将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扣留在州里，所以各部落不敢前来侵掠，到冯晖将离任时，就把拓跋彦超释放了。

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替代冯晖来镇守朔方，他不去安抚羌人、胡人，却用中原的法度来处置他们，羌人、胡人都特别怨恨愤怒，争相侵犯抄掠。拓跋彦超、石存、也厮褒三个部族联合攻击灵州，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。戊午（疑误），王令温向朝廷奉上书章告急。

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对刺史王继勋说：“李弘通的军队来势甚猛，而我们的士兵因您赏罚不公，没有肯卖力作战的，您应当自己引退反省！”于是王继勋被废黜回归家中。留从效代理军府事务，组织军队抗击李弘通，

事，勒兵击李弘通，大破之。表闻于唐，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，召继勋还金陵，遣将领兵戍泉州。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，汀州刺史许文谔为蕲州刺史。

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，士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胡寇。堡中有佛舍，尼孙深意居之，以妖术惑众，言事颇验，远近信奉之。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，自言深意之侄，不饮酒食肉，事深意甚谨。深意卒，方简嗣行其术，称深意坐化，严饰，事之如生，其徒日滋。

会晋与契丹绝好，北边赋役烦重，寇盗充斥，民不安其业。方简、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，据寺为寨以自保。契丹入寇，方简帅众邀击。颇获其甲兵、牛马、军资，人挈家往依之者益众。久之，至千余家，遂为群盗。惧为吏所讨，乃归款朝廷。朝廷亦资其御寇，署东北招收指挥使。

方简时入契丹境抄掠，多所杀获。既而邀求不已，朝廷小不副其意，则举寨降于契丹，请为乡道以入寇。时河北大饥，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，兖、郛、沧、贝之间，盗贼蜂起，吏不能禁。

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随军

大败敌人。上书向南唐朝廷报捷，南唐主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，把王继勋召回金陵，另选派将领带兵前去驻守泉州。调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，调汀州刺史许文谔为蕲州刺史。

定州西北二百里处有座狼山，当地人在山上筑起城堡来躲避胡人的抄掠。城堡中有佛舍，尼姑孙深意住在里面，用妖诡法术蛊惑大家，预言事情很灵验，远近村民都很信奉她。中山人孙方简与弟弟孙行友，自称是孙深意的侄子，不饮酒吃肉，侍奉孙深意很恭谨。孙深意死后，孙方简就接着用她的法术，称孙深意是坐化了，将尸体装扮修饰，像在世的时候一样侍奉她。孙方简的门徒日渐增多。

正赶上后晋与契丹绝交，北部边境地区赋役繁多沉重，盗贼遍地丛生，人民不能安居乐业。孙方简、孙行友于是率领当地百姓中强健好斗的把寺庙作为兵寨来保护自己。契丹入侵时，孙方简带领大家迎战，缴获了许多兵器铠甲、牛马等军用物资，人们携家带口前往依附的日益众多。时间长了，达到一千多家，于是成了群盗。因为害怕官吏征讨，便归顺朝廷。朝廷也借他们来抵御契丹的侵犯，就命其代理东北招收指挥使。

孙方简有时进入契丹境内抄掠，多有斩杀缴获。不久向朝廷邀功请赏不止，朝廷稍不如他们的意，他就带领全寨投降契丹，并请求作契丹人的向导，深入内地抢掠。当时正值河北荒年，民众饿死的数以万计，兖、郛、沧、贝四州之间，盗贼蜂起，官吏不能禁止。

天雄节度使杜威派元随军将领刘延翰到

将刘延翰市马于边，方简执之，献于契丹。延翰逃归，六月，壬戌，至大梁，言“方简欲乘中国凶饥，引契丹入寇，宜为之备。”

初，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，得羌、胡心，市马期年，至五千匹，朝廷忌之，徙镇邠州及陕州，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领河阳节度使。晖知朝廷之意，悔离灵武，乃厚事冯玉、李彦韬，求复镇灵州。朝廷亦以羌、胡方扰，丙寅，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，将关西兵击羌、胡；以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乙丑，定州言契丹勒兵压境。诏以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副之；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，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陈使；遣护圣指挥使临清王彦超、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营诣邢州。时马军都指挥使、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方用事，视守贞蔑如也。守贞在外所为，事无大小，彦韬必知之，守贞外虽敬奉而内恨之。

初，唐人既克建州，欲乘胜取福州，唐主不许。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义，必令入朝。宋齐丘荐觉才辩，可不烦

边境一带买马，孙方简抓住他，献给契丹。刘延翰逃跑回来，六月壬戌（初三），到达大梁，说：“孙方简想乘中国的大饥荒，勾引契丹人侵犯，应当为此作好准备。”

以前，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时，深得羌、胡部族的人心，一年之内作马匹交易，得马五千匹，朝廷对他有顾忌，调他镇守邠州及陕州，又调入朝中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兼领河阳节度使。冯晖得知朝廷的意思，后悔离开灵武，就殷勤侍奉冯玉、李彦韬，请求再镇守灵州。朝廷也以羌、胡部族正骚扰边境为由，丙寅（初七）再任冯晖为朔方节度使，统领关西兵马攻击羌、胡军队；任命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乙丑（初六），定州上报朝廷说契丹调遣军队，逼近边境。后晋出帝下诏书，任命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任副职；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，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阵使；派护圣指挥使临清人王彦超、太原人白延遇带领部兵十营前往邢州。那时，马军都指挥使、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正执掌权柄，看不起李守贞。李守贞在外地的所作所为，无论事情大小，李彦韬都一定知道，李守贞表面虽然尊奉他，但心内十分恨他。

以前，南唐人攻陷建州后，打算乘胜夺取福州，但南唐主不同意。枢密使陈觉请求亲自去说服李弘义，肯定让他入朝称臣。宋齐丘也推荐陈觉口才的雄辩，可以不用刀枪

寸刃，坐致弘义。唐主乃拜弘义母、妻皆为国夫人，四弟皆迁官，以觉为福州宣谕使，厚赐弘义金帛。弘义知其谋，见觉，辞色甚倨，待之疏薄。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。

秋，七月，河决杨刘，西入莘县，广四十里，自朝城北流。

有自幽州来者，言赵延寿有意归国。枢密使李崧、冯玉信之，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，具述朝旨，啖以厚利，洺州军将赵行实尝事延寿，遣赏书潜往遗之。延寿复书言：“久处异域，思归中国。乞发大军应接，拔身南去。”辞旨恳密。朝廷欣然，复遣行实诣延寿，与为期约。

八月，李守贞言：“与契丹千魏骑遇于长城北，转斗四十里，斩其酋帅解里，拥餘众入水溺死者甚众。”丁卯，诏李守贞还屯澶州。

帝既与契丹绝好，数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，宴赐甚厚。承福从帝与契丹战澶州，又与张从恩戍滑州。属岁大热，遣其部落还太原，畜牧于岚、石之境。部落多犯法，刘知远无所纵舍。部落知朝廷微弱，且畏知远之严，谋相与遁归故地。有白可久者，位亚承福，帅所部先亡归契丹，契丹

就使李弘义前来归降。南唐主便封李弘义的母亲、妻子都为国夫人，四个弟弟都升官，派陈觉为福州宣谕使，赏赐李弘义丰厚的金银财物。李弘义知道他们的计谋，接见陈觉时，说话、脸色十分傲慢，给他以冷遇，陈觉没敢提入朝投降的事就返回了。

秋季，七月，黄河在杨刘决口，向西流入莘县，大水漫漫有四十里宽，从朝城向北流去。

有从幽州来的人，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，枢密使李崧、冯玉相信了，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，把朝廷的意思讲明白，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。洺州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当过差，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。赵延寿回信说：“久居异国他乡，十分想回中原。恳求朝廷发大军接应，我将脱身南下。”词意恳切真挚。朝廷十分高兴，又派赵行实前去会见赵延寿，与他约定日期。

八月，李守贞上报：“与契丹一千多骑兵在长城北面遭遇，辗转追杀搏斗了四十里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解里，把其它敌人赶入水中，淹死了许多。”丁卯（初九），诏命李守贞回兵，驻守澶州。

后晋出帝与契丹绝交后，屡次召吐谷浑的酋长白承福进京入朝，宴会隆重，赏赐丰厚。白承福跟随出帝，和契丹在澶州作战，又跟张从恩共同守卫滑州。适值天气酷热，白承福遣送他的部落回到太原，把牲畜放牧在岚、石二州境内。部落的人经常犯法，刘知远决不放纵；部落知道朝廷衰微，又因害怕刘知远执法的严厉，计划一起跑回原来的地方。有个叫白可久的，地位仅次于白承福，带领自己的队伍最先逃跑，归降了契丹，契

用为云州观察使，以诱承福。

知远与郭威谋曰：“今天下多事，置此属于太原，乃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去之。”承福家甚富，饲马用银槽。威劝知远诛之，收其货以贍军。知远密表：“吐谷浑反覆难保，请迁于内地。”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，分置河阳及诸州。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，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，以兵围而杀之，合四百口，籍没其家货。诏褒赏之，吐谷浑由是遂微。

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坐违法科敛，擅取官麦五百斛造餠，赋与部民。李彦韬素与彦超有隙，发其事，罪应死。彦韬趣冯玉使杀之，刘知远上表论救。李崧曰：“如彦超之罪，今天下藩侯皆有之。若尽其法，恐人人不自安。”甲戌，赦免彦超死，削官爵，流房州。

唐陈〔海〕〔觉〕自福州还，至剑州，耻无功，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义入朝，自称权福州军府事，擅发汀、建、抚、信州兵及戍卒，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之，趣福州迎弘义。延鲁先遣弘义书，谕以祸福。弘义复书请战，遣楼船指挥使杨崇保将州师拒之。觉以

丹任命为云州观察使，用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。

刘知远和郭威谋划道：“如今天下多事，把吐谷浑部落安排在太原，是心腹之患，不如把它除掉。”白承福家里很有钱，喂马都用银食槽。郭威劝说刘知远杀死他，没收他的财产用来养军队。刘知远送上密表，称“吐谷浑反覆无常难以担保，请把他们迁往内地。”后晋出帝派使者把其部落一千九百人分别安置在河阳和其它各州。刘知远又让郭威引诱白承福等人住到太原城里，乘机诬陷白承福等五个部族聚谋背叛，用兵包围并杀了他们四百人，抄没了白承福等的家财。后晋出帝下诏表彰奖赏他们。吐谷浑部落从此衰微了。

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因违法征收赋税，擅自取官仓的麦子五百斛造酒，分给部民而犯罪。李彦韬历来和慕容彦超有仇隙，揭发了这件事，按罪应斩首。李彦韬催促冯玉杀死他，刘知远向朝廷上表章辩论营救。李崧说：“像慕容彦超的罪，当今各地的藩镇将帅都有，如果都按法处置，怕人人不能安心。”甲戌（十六日），赦免了慕容彦超的死罪，罢免他的官职爵位，流放到房州。

南唐陈觉从福州返还，到达剑州，他耻于此行未能立功，就诈传圣旨，让侍卫官顾忠召李弘义入朝。自称代理福州军府事务，擅自调派汀、建、抚、信四州的军队与守边的士兵，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带领，赶赴福州迎接李弘义。冯延鲁先给李弘义写了信，说明祸福。李弘义回信请战，派楼船指挥使杨崇保率州中军队抵抗。陈觉命剑州刺史陈海为缘江战棹指挥使，并向朝廷上表：“福州

剑州刺史陈海为缘江战棹指挥使，表：“福州孤危，旦夕可克。”唐主以党专命，甚怒，群臣多言：“兵已傅城下，不可中止，当发兵助之。”

丁丑，党、延鲁败杨崇保于候官，戊寅，乘胜进攻福州西关。弘义出击，大破之，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邨。

唐主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，以漳泉安抚使、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，延鲁为南面监军使，会兵攻福州，克其外郭。弘义固守第二城。

冯晖引兵过早海，至辉德，糗粮已尽。拓跋彦超众数万，为三陈，扼要路，据水泉以待之。军中大惧。晖以赂求于彦超，彦超许之。自旦至日中，使者往返数四，兵未解。药元福曰：“虏知我饥渴，阳许和以困我耳；若至暮，则吾辈成擒矣。今虏虽众，精兵不多，依西山而陈者是也。其餘步卒，不足为患。请公严陈以待我，我以精骑先犯西山兵，小胜则举黄旗，大军合势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帅骑先进，用短兵力战。彦超小却，元福举黄旗，晖引兵赴之，彦超大败。明日，晖入灵州。

九月，契丹三万寇河东。壬辰，刘知远败之于（杨）

孤立危难，早晚就能攻克。”南唐主因陈党专命独断，十分愤怒；群臣多说：“部队现在已然分布在福州城下，不能中止，应该发兵助攻。”

丁丑（十九日），陈党、冯延鲁在候官打败了杨崇保的军队。戊寅（二十日），南唐军队乘胜攻击福州西关。李弘义出兵，大败南唐军，抓获南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邨。

南唐主命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，命漳泉安抚使、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，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，合兵攻击福州，攻下福州的外城。李弘义固守第二道城墙。

冯晖带兵经过早海，到达辉德，干粮已尽。拓跋彦超几万军队列为三个阵，把守要路，控制水源，严阵以待。冯晖军队大为恐慌。冯晖给拓跋彦超贿赂以求和，拓跋彦超同意。但由早晨到中午，使者往返了多次，对方军队还没有撤退。药元福对冯晖说：“敌人知道我们又饿又渴，佯装允和，以此困住我们。若到了傍晚，那我们就被活捉了。现在敌人虽然多，但精兵并不多，仅是靠西山布阵而已。其余的步兵，不足威胁我们。请您严阵等待我的信号；我统领精锐骑兵先攻击西山下的敌军，如获小胜就举起黄旗，大军再合力攻击，打败敌军是必定的。”便带领骑兵首先冲去，用短刀全力死战；拓跋彦超稍稍退却，药元福就举起黄旗，冯晖率兵赶赴，拓跋彦超被打得大败。第二天，冯晖领兵进入灵州。

九月，契丹三万兵马侵犯河东；壬辰（初五），刘知远在阳武谷打败了他们，斩首